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還廬陵
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
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
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黜不取藝
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
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
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
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
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
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
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
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華元盖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晉楚邲
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辱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
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
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盖所謂
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
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
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
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
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
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
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
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藁示

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
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
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
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
子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
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
言誤書言爲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史袁顯忠
曰恐是言字子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
賜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復夏正載頒漢朔書夏
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
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
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左氏爲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
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
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
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

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
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昔列傳張晏
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
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旣出後
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斑彪固父子以
爲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探纂

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
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
爲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
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
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
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爲十紀八十列傳是爲後
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
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

秦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咸榮緒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

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炳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鳴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爲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襍無統國朝慶曆中

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
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
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
陽芑爲新故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日凡
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譖

賢者以單詞片言爲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
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
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

東方務德爲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
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
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
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
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
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問微肆
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
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
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

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
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
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旣見密語
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
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旣往今適守
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柰何張揣其必
將修怨即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
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
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

故相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攬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稟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昌

容齋四筆卷第八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攬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稟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昌

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爲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旣爲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二云文潞公旣爲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諸公欲爲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

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爲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爲平章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謂自立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

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敘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衍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水與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日開府儀同三司二日儀同三司三日左儀同三司四日右儀同三司案自

漢鄧騭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惜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

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
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
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榼膠牙
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
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觀膠牙錫荆楚歲時記
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
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

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冑
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
當婪尾盖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
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
多作唼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
三盃爲藍尾盖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
慰之以唼爲貪婪之意或謂唼爲煉如鐵入火
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
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

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
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
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
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
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
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
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

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
下所謂左丞起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
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
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
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
爲柟竹爲王芻箋爲翹翹之草是矣顏師古注
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

險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友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虫之害

張說近之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旣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子謂項音轎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項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閑談曰南

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

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

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
不過十餘歲爲此者必冉也後冉爲范雎所聞
而廢逐司馬公以爲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
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冉之功也蓋公
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
與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爲秦一時之功
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
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
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
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
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
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
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
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

爲所侵因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
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
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欵昵累
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
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
譜尤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
洪昌洪杲皆爲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

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
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
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
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
用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
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
椰子厚復杜温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

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
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
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
爲諛者固自若也子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
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
讒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
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卒郈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
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
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
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
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騰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
李園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
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及語言侵涉竒猥雖有賢
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
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湫水有驅
策乞疏下湫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
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無

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
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
所以善後必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
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
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
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
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
者皆粗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着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爲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

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爲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嚚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筠獨不嚚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

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

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旣多且記性警敏故籤

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
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川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
則爲牽強乃以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
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往率者一切不
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
知爲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
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著前一日驚蟄前兩

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
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
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
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爲姻賓懋息地
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
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
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

容齋四筆 卷之九
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容齋四筆卷之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
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
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
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
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
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
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爲敦煌太

容齋四筆 卷之九
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容齋四筆卷之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
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
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
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
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
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
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爲敦煌太

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
廣平趙禮詣維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
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
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
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
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
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
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人憑引據

之類故衷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
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
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
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
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
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為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

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

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
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
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
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
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
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
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

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尚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
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
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
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
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崇教
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

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旣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判官並通榜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敘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揚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
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
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
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李行簡覆考開封
舉人爲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
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
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
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
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
近清溪諸山徃徃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
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
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
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
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
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

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令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閩俗詭祕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之以法盖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

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擦其肩背使皮膚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釣鈎藏於鰍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衆者類非一端旣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犯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魯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
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
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
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
復爲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
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
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爲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爲太
中大夫舊爲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
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
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
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楊
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
勅獎勸功勲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
竒絕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遠不昧夫寵贈之
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
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

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
爲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
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
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
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
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

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
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
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
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
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
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
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
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
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

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爲格制不聞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沉滯者皆稱其
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
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
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
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
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爲停年格以限之
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琚上書
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
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
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
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
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
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
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

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旣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之年

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申
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
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
屬金金生水丙辛化真水丁壬位順行流壬
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
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之
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
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
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
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
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
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
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
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
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
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藝泉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
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
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
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
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
常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
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

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况於
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竒
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
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
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天脚不
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標飭置
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

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苜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
勅令玉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
至于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
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
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
牒實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
之至四五詔減爲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

紫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率執
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
者二十有四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
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
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
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爲三者各兩官已係特
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爲兩官復
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
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

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
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
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
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
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遂
粥天下祠廟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
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關伯微子兩廟一歲所

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
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
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
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
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
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
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
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
遠矣小人掎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
不可况至爲淺鮮者哉願糾創議之人而一切
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
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
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子常
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
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

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鈞加
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
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水扼紅牙君王顧之笑
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
所愛結懽期無涯其語意采入騷人闡域又有
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
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
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
縹然感慨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
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
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
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
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
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

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
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因循
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
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
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
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

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
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爲知人賜絹
三百疋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子案李
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陀戰率驍勇常何等二
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陀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
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
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

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
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
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
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蒿合
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
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旣未平漢道將何冀樊
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
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
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鈎
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
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
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
舊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
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
等今百官度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温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温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
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
兩人以大爲名彥爲字一以彥爲名大爲字案
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博同讀
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
舍人彥將行證表爲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
以爲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
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
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

温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
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
此則三温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
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
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醜追尊爲孝敬皇帝廟曰
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爲昭文
弘農縣改爲恒農徐弘敏改爲有功韋弘機但
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
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

碑叙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
秦彥將以雅爲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
以此爲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
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
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
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
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

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
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
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
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
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
故匪信書并僭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
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
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
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

芸小說談數之類俱是談詼小事河南志外志
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
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
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叔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
總凡一千卷其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
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
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
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
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
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
婢等事用林息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鑿
密記平龐勛用彭門記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
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
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
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徒也